

我們開會

朱自清 編選
何達 著



中興出版社印行

中 興 詩 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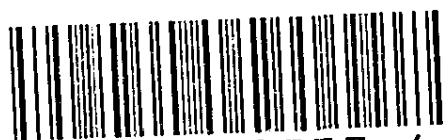
第 六 集

(創作)

我 們 開 會

朱 自 清 編 選

何 達 著



3 0581 0537 4

中 興 出 版 社 印 行

目 錄

朱序（朱自清先生：今天的詩）

女人·····	19	一個名字·····	48
士·····	20	霧·····	50
風·····	21	兵士們的家信·····	55
我們的心·····	24	選舉·····	63
朋友·····	27	燈·····	65
我們開會·····	30	羅斯福·····	67
老鞋匠·····	33	給瑪耶珂夫斯基·····	78
我們的詩人·····	37	五四頌·····	86
我們·····	9	家信·····	91
給·····	41	民主火·····	99
等·····	43	我們是民主火·····	111
你·····	44	寫標語·····	123
期待·····	45	五四晚會·····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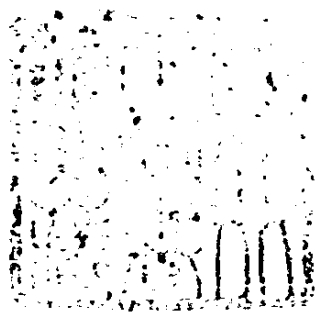
我走.....	134	無題（本集原序）...	177
圖書館.....	137	不怕死，怕討論.....	179
我們不是「詩人」	143	清華園風景.....	182
給葉華.....	149	愛.....	184
路.....	152	聽.....	187
舞.....	154	悼六一慘案三烈士 ..	188
黃包車夫.....	157	獻給師長們.....	192
人民的巨手.....	160	蕭大媽.....	194
思想.....	162	詩朗誦.....	199
一個少女的經歷...	164	火葬.....	201
我們的話.....	167	憶安南.....	203
自殺.....	169	新詩社.....	206
貴州速寫.....	173	給讀者.....	218
他們.....	175		

朱 序

——介紹何達的詩集：『我們開會』

多少年來大家常在討論詩的道路，甚至於出路。

討論出路，多少是在擔心詩沒有出路。其實詩何至於沒有出路呢？抗戰以後，詩又像五四時代流行起來了，出路似乎可以不必擔心了，但是什麼道路呢？什麼



方向呢？大家却還看不準。抗戰結束了，開始了一個更其動亂的時代。這時代需要詩，更其需要朗誦詩。三年了，生活越來越尖銳化，詩也越來越尖銳化。不論你傷腦筋與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詩是以朗誦詩為主調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所謂以朗誦詩為主調，不是說只有朗誦詩，或詩都能朗誦，我們不希望詩的道路那麼窄。這只是說朗誦以外的詩，除掉不爲了朗誦，不適於朗誦之外，態度和朗誦詩是一致的，這却也不是說這些詩都是從朗誦詩蛻變的，它們和朗誦詩起先平行發展，後來就歸到一條路上來了，因爲大家的生活漸漸歸到一條路上來了。

聞一多先生在「文學的歷史動向」裏論到「新詩的前途」，說「至少讓它多像點小說戲劇，多像點詩」。現在的朗誦詩有時候需要化裝，確乎是戲劇化。這種大概是諷刺詩，摹倣口氣也就需要摹倣神氣，所以宜於化裝。但是更多的朗誦詩是在要求行動，指導行動，那就需要散文化、雜文化、說話化，也就不像傳統的詩。根本的不同在於傳統詩的中心是「我」，朗誦詩沒有「我」，有「我們」，沒有中心，有集團。這是詩的革命，也可以說是革命的詩。本集的作者何達同學指出今天青年代的詩都在發展這個「我們」而揚棄那個「我」，不管朗誦不朗誦。他的話大概是

不錯的。這也可以說是由量變到質變的路。田間先生
最先走上這條路。後來像綠原先生「童話」裏「這一
次」一首裏：

我們召喚

.....

我們將有

一次像潮水的集合

像魯藜先生「醒來的時候」裏「青春曲」一首裏：

春天呀，

你燒灼着太行山，

你燒灼着我們青春的胸部呀！

也都表示着這種進展。

近來青勃先生的「號角在哭泣」裏有一首「叩」

第二段是：

人民越來越多

緊閉的門外

人民的憤怒

一秒鐘比一秒鐘高揚

人民的力量

一秒鐘比一秒鐘壯大

等他們

在門外爆炸

一片宮殿便會變成曠場

作者是在這「人民」之中的，「人民」其實就等於「我們」了。傳統詩有「我」，所以強調孤立的個性，強調獨特的生活，所以有了貴族性的詩人。青年代卻要揚棄這種詩人。何達在「我們不是「詩人」」裏說

「詩人」們啊

你們的靈魂發酸了

你們玩弄着自己的思想

別人玩弄着你們的語言

閑着兩隻手

什麼也不做

——滾你們的蛋吧

詩人做了詩人，就有一個詩人的圈子將他圈在裏頭。不論他歌唱的是打倒禮教，人道主義，愛和死，享樂和敏感，或是折磨和信仰，卻總是劃在一道圈子裏，躲了一個角落裏，不能打開了自己，不能像何達說的「火一樣地公開了自己」(無題)。這種詩人的感興和主題往往是從讀書甚至於讀詩來的。讀書或讀詩固然是生活，但是和衣、食、住的現實生活究竟隔了一層。目下大家得在現實生活裏掙扎和戰鬥。所以何達說：

我們的詩

只是鐵匠的

「榔頭」

木匠的

「鋸」

農人的

「鋤頭」

士兵的

「鎗」——「我們不是『詩人』」

這樣抹掉了「詩人」的圈子，走到人民的隊伍裏，用
詩做工具和武器去參加那集體的生活的鬭爭，是現在

的青年代。

「我們」替代了「我」，「我們」的語言也替代了「我」的語言。傳統的詩人要創造自己的語言，用奇幻的聯想創造比喻或形象，用複雜而曲折的組織傳達情意，結果是了解和欣賞詩的越來越少。所以現在的詩的語言第一是要回到樸素，回到自然。這卻並不是回到傳統的民間形式，那往往落後的貧乏而浮誇的語言。這只是回到自己口頭的語言，自己的集團裏的說話。有時候從生活的接觸裏學習了熟悉了別的集團的說話，也在適當的機會裏使用着。總而言之，詩是一種說話，照着嘴裏說得出的，至少說起來不太別扭

的寫出來，大概沒有錯兒。新鮮的形象還是要的，經濟的組織也還是要的，不然就容易成為庸俗的，散漫的東西。但是要以自己的說話做標準，要念起來不老是結結巴巴的，至少還要自己的集團裏的人聽起來一聽就懂。換句話說，詩的語言總要唸得上口才成。許多青年人的詩已經向着這個方向走。這就是漢紫和自然。但是詩既然分了行，到底是詩，自然儘管自然，勻稱還是要勻稱的，不過不可機械化就是了。自然和樸素使得詩行簡短，容易集中些，容易完整些。民間形式裏的重疊，若是活潑的變化的應用，也有同樣的效果。何達有一首「我們的話」，是簡短而「乾脆」

的話 同時是簡短而「乾脆」的形象化的詩。

我們要說一種話

乾脆得

像機關鎗在打靶

一個字一個字

就是那一顆顆

火紅的曳光彈

描得好準

今天的詩既然以朗誦詩為主調，歌唱的主題自然是差不多的。朗誦詩的主題可以說有諷刺，控訴和行動三個，而強調的是第一個第三個。其他的誦卻似乎

在強調着第一個第二個。這也是很自然的。朗誦詩訴諸羣衆，控訴和行動是一拍就合的。其他的詩不能如此，所以就偏向前兩個主題上去了。諷刺詩容易誇張而不真切，無論朗誦或默讀，往往會弄到只博得人們的一笑，不給留下回味。要能够恰如其分的嚴肅就好。控訴詩現在似乎集中在農民或農村的紀實——這種苦難和迫害的紀實，實在是些控訴的言詞，控訴那幫製造苦難和施行迫害的人，提醒大家對於他們的憎恨。給都市的被壓迫者控訴的詩卻還不多。本集裏的「兵士們的家信」「黃包車夫」「一個少女的經歷」提供了一些例子。聞一多先生要讓詩「多像點小說戲

劇」，這種紀實的控訴的詩，不正有點像小說麼？他的預言是不錯的。

行動詩在一兩年來大學生的各種詩刊裏常見，大概都是爲了朗誦做的。朗誦詩的作用在諷刺或說教，說服或打氣，它訴諸聽覺，不容人們停下來多想，所以不宜於多用形象，碎用形象，也不宜於比較平靜的紀實。同樣的理由它要求說盡，要求沉着痛快。可是，假如諷刺流於謾罵，誇張到了過火，一發無餘，留給聽衆做的工作就未免太少，也許倒會引起懶惰和疲倦來的。朗誦詩以外其他的詩，那些形象詩和紀實詩是供人默讀的，主要的還得訴諸視覺，它們得有新鮮

的形象，比朗誦詩更經濟的組織，來暗示，讓讀者有機會來運用想像力。本集裏的「我們開會」一首行動詩，朗誦起來效果大概不大，因為不夠動的，不夠動的，可是不失為一首好的形象詩，因為表現出來「團結就是力量」。

我們開會

我們的視線

像車輻

集中在一個軸心

我們開會

我們的背

都向外

砌成一座堡壘

我們開會

我們的靈魂

緊緊地

擰成一根巨繩

面對着

共同的命運

我們開着會

就變成一個巨人

「團結就是力量」。何遠在「我們不是「詩人」」的結尾說：

我們

要求着

「工作」

熱愛着

「工作」

需要詩

我們才寫詩

需要生命

就交出

我們的生命

「工作」就是團結，爲了團結「交出」「生命」，青年代是有着這樣自負的。青勃先生說：

要死

死在敵人的鎗彈下

把胸膛給兄弟們作橋板(生死篇)

魯藜先生也說：

把自己當作泥土吧

讓衆人把你踩成一條道路(泥土，「泥土」)

第一輯)

本集裏的「無題」也許可以綜合的說明今天的詩：

對於這個時代

我

是一個「人證」

我的詩

是「物證」

這個「我」是「我們」的代言人。的確，詩是跟隨時

代，又領着時代的。 朱自清

女 人

是男孩子的錯，爸爸的
巴掌打在女孩子的頭上
娘說——

「有什麼哭頭
命和我生得一樣苦
又怪那個」

土

活著的時候它餵你

死了之後它抱你

那麼久那麼緊

直到你的肉變成了它的肉

你的骨變成了它的骨

風

我叫你給我一個名字

你說：「風」

立刻我好像聽到

風的呼嘯

捲起了雪
又從頭上砍下來

你是要我

像風一樣

用巨手

推送着千張白帆萬條浪

追趕你

像追趕着光麼？

倘若我名叫風

請不要誤認

那輕輕地鑽過平靜的柳條的

是我

如果我來找你

我將帶着萬里外的黃沙

向你傾洩直率的狂歌

一九四三，

我們的心

我們太潮濕了

我們太寒冷了

把我們的肋骨

像兩扇大門似地

打開

讓陽光

直曬到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

像一團

鮮明的火球

熱烈地

跳動

跳動

讓我們的歡樂

跳出來

讓我們的情愛

笑出來

無阻礙地

無猶豫地

由心到心

由心到心

由——心——到——心

一九四四，四，二〇，

朋 友

當我流淚的時候

我深深地喚著你

你是——

儲藏我淚水的湖

在湖底

沉澱着

我的憂傷

這憂傷

像鹽

給生活

加上沉重的滋味

而你朋友

分着我感情的負擔

走向那坎坷的路

一九四四，五，二四，

我 們 開 會

我們開會

我們的視線

像車輪

集中在一個軸心

我們開會
我們的背
都向外
砌成一座堡壘

我們開會
我們的靈魂
緊緊地
摻成一根巨繩

面對着

共同的命運

我們開着會

就變成一個巨人

一九四四，六，一九，

老 鞋 匠

爲了別人的腳

兩手糊緊了背肋

一生

撫摸過多少的鞋底

一針一用力

一錐一喘氣

要把磨過多少條碎石路

浸過多少次爛泥的破鞋修好

像醫生

治好那些擦破了皮骨的人們 ●

却不能改變人們勞碌的命運

他——

老鞋匠

也不能使道路更平坦

於是桌底下

像停屍房

狼藉着無法補救的破皮

他老了

他失去了青春

就像那些破皮

失去了光采

他——

老鞋匠

也是一雙快要解體的破鞋啊

被拖曳在

生活的道路上

一九四四，七，三〇，

我們的詩人

我們的詩人

正忙於向白雲

作恬淡的遐想

正忙於捕捉

水紋的飄動的線條

正忙於溫習公子王孫的甜夢

正忙於佇立小樓前

倚闌干

向短垣斜杏

輕吁淺笑

正忙於掏出一瓣心香

奉獻給過路的

紅衣女郎

我們的詩人

是有福的

我 們

在我們的口腔

裝上擴音器

讓我們的言語

有最遠的

射程

我們站在

世界的尖頂

敬全人類

看清

我們的手勢

給

拋棄過去的一切

我走向你。

你奇異的眼睛，

像智慧的磁石

吸引了我全部的真實。

你熱情的嘴唇
點着我的青春，
像黑夜裏突然亮起了巨火。
你的聲音又在我的心上
潑濺着歡樂，

「日子是無盡長的」你說
低低地，帶着無限的虔誠。
像離開了港口的船
在你的生命裏
我開始了無盡長的航程

一九四四，一二，一四

等

多少年我等着你

像柴等着火

言語等着口舌

琴弦等着歌

你

沒有你

我的生活，算什麼呢？

沒有中靶的飛矢

沒有果實的花朵

沒有太陽的黎明

期 待

日日夜夜

我在期待着

我向內凝視的眼睛

看見了那滔滔旋滾的

生命的容漿

澎脹着

沸騰着

震動着

在期待着你的指示

給打開一個噴射的出口

還有我那堆積着擁塞着

錚琮鏗鏘的觀念和感觸

在期待着你

給它一個輝煌的題目

還有我那胸膛中的情愛
像整裝待發的千軍萬馬
在期待着你的
真誠的允諾

一九四四，一二、一四，

一個名字

一個名字

這樣地和我融合在一起

從血管貫流過我的心房

呼吸在我的胸膛

在我歡樂中笑着

在我沉思中低語
在我的一切激動中迸跳出來

它纏繞着我的夢
編織着我的幻想
辨認着我的願望
和我的智慧商談
和我的勇敢作伴
它，這個名字
是我生命的標題

一九四四、一二，一四，

霧

霧，霧

到處是霧

是牆，

我們推倒它

是鐵柵欄

我們鋸斷它

是高山，

我們炸翻它

然而霧

到處是霧

睜着眼睛

看不見東西

伸出拳頭

碰不着對象

掄起大刀

射出子彈

——霧還是霧

像一面慘白的網

重重地

圍困着我們

在不散的濃霧裏

埋伏着敵人

隱藏着危險

孕育着災害

這是個什麼世界啊

我們不能這樣霉掉爛掉

點燃起所有的火種

燒吧

燒起漫天的大火

向濃霧衝鋒

向濃霧掃蕩

明明白白地幹一場

讓我們看見血

也看見陽光

一九四四，一二，一五

兵士們的家信

「服務隊的，寫信來啦

指導員說的，一個一個地寫

傳事兵，添點油來

簡直望不見寫字

第三連的弟兄都來了

第二連的呢？……」

「先生，戰事怎麼樣了
信寄得到麼
聽說敵人離那裏二百里
那裏叫景田鎮
是的，是的，金田鎮
究竟是什麼我說不來
先生隨便寫好了」

「寫給我母親

陳鬍子借去的大籃子
還有一把鎖叫他還來
弟弟麼，叫他幫著作活」

「我寫給陳保長
他叫我出來說給七千
我出來時只給了兩千
叫他快把錢給我家裏」

「我寫給我舅舅
叫他不要難過

表哥和我一路出來

到了李莊就——

「病不起嘅」

「寫信給我哥哥

叫他寫信來不要寫余小四

要寫給錢士傑

我是頂這個名的」

「哈哈小鬼也要寫家信嘅

他是十四歲來的，兩年嘅

唉，哭什麼，要說什麼

先生會寫，叫家裏兌點錢來吧」

「沒有錢

家裏的事，我知道

父親有病

沒有弟兄，不該是我來的」

「看他不長個兒

比來的時候還小

唉，難怪的

馬也要吃料啊」

「不許多話

寫好的都出去

傳事兵，告訴二連不要來啦

服務隊的，該走啦」

「嘿，大哥，我告訴你

我偷偷地告訴那個寫信的

說表哥不是病死的，是餓死的

我們鎮上出來的，只剩我一個啦

「算了吧，寫什麼家信嘅

老子當了六年兵啦

也沒接到一封家信

楊老嗰寫信給他婆娘

叫她改嫁另找生活

對的，楊老嗰真要得，想得開

當了兵就不用想回家啦」

「睡吧，睡吧

明天一亮又要趕工事呢

唉，淋了一天的雨

還挨了兩頓鞭子

我原是要寫信的

媽的，看指導員那副神氣

老子不高興寫啦」

一九四四，一二，一七，

選 舉

所有的手全都舉起來了

我們選舉

我們的隊長

他是我們的情感的

鼓風爐

他是我們的思想的

望遠鏡

他是我們的力量

起重機

他和我們一起鼓掌

而且笑着說：

「好！我也贊成」

一九四四，一二，一八，

燈

你在黑暗的海洋裏
只是一星發光的泡沫
可是你這樣地貼近我
沉默地貢獻你的工作

在別人的鼾聲中我深深地思索

我痛苦地愛惜你這一點火

我願把生命交給你燃燒

在黑暗裏你我都不寂寞

一九四五，四，三，

羅斯福

四個月前的

一個下午

大張紅色的佈告

點着了

歡喜的火燄

大學的宿舍裏

又是歌聲

又是笑

「走

到文林街

我請吃牛肉麵」

白乾

爽快地灌進了

「喝酒的背唇

瞪着水汪汪的眼睛

喊叫：

「我們要慶祝」

「我們要慶祝」

（因為中央社

天天用杜威吓唬我們

叫我們作惡夢）

我們要慶祝

因為羅斯福的勝利

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勝利

羅斯福的勝利

在法西斯的胸口上

狠命地打了一拳

今天

地球

打了一個哆嗦

搖落了

全世界人民的

熱辣辣的淚珠

我鼻子發酸

抓住身旁的胳膊

「不，

朋友，

不要哭」

朋友，不要哭

趕快

我們去看看

██████████

華萊士沒有死

貝奈斯沒有死

████████████████████

羅斯福的

最忠實的朋友

全世界最大多數的人民

沒有死

一個偉大的心臟的

停止

就是無數無數的心臟的

加強

我有這經驗

是在我父親死的那天

我更筆直地挺起了腰桿

現在

羅斯福的血球

在我們每個人的血管裏

跳躍

我們比以前更勇敢

更頑強

趕快

我們打電報

給悲哀的美國弟兄

說：——

「爲了羅斯福的死
我們應該更親愛」

開紀念會！

叫我們的喉嚨

替羅斯福說話

搖動起印刷機

把「羅斯福」

用各種文字再版

它是新世紀的福音啊

趕快

趕快

趁着法西斯的

幸災樂禍的笑容

還未消失

用羅斯福留下的炸彈

粉碎他們

讓我們相信

羅斯福沒有死

自由區域的飢餓的孩子們

仍然會伸手

向我們要

「羅斯福」

而我們會使他們

滿意地笑

讓我們相信

民主國家的兵士們

在血泊裏

仍然會聽見羅斯福的聲音

鼓舞他們前進

讓我們相信
在戰後的大洋上
每一隻船
都掛着羅斯福的旗子
任意地航行

讓我們相信
美國的人民
永遠在他們的投票箱裏
選舉「羅斯福」！

一九四五，四，二，

給瑪耶珂夫斯基

爲紀念瑪氏逝世十五週年而作

瑪耶珂夫斯基

請你

爲我們

寫詩

剪斷

我們思想上的

長辮子

解放

我們情感上的

纏足

打碎

我們意志上的

大煙罈

瑪耶珂夫斯基

我們

需要你

需要你的

英雄的姿態

大刀闊斧的手勢

尤其是你的

「大聲疾呼」(註一)

需要你來主持

昆明的ROSTA(註二)

重慶的ROSTA

瑪耶珂夫斯基

向我們

靠近吧

像一九一七年

那樣「沉重

粗獷

個強而嚇人」

我們要拋掉

祖宗留下的

方塊字

用血和肉

來翻譯

你的詩章

把你輝煌的詩章

翻譯成

最尖銳最猛烈的

武器

最高大最新式的

工廠

在我們胸前
開闢出
寬闊的
新社會的廣場

你的名字
是對於牢獄
屠殺
祕密警察的
一串勝利

是人民的

憤怒的

火山口

是踢翻舊社會的

脚尖

在這生死的關頭

你

是我們的真心的朋友

是我們的大旗

是我們的火箭砲

瑪耶珂夫斯基

讓我們

跟着你

一起喊叫

一九四五，四，三〇，

註一，『大聲疾呼』瑪氏詩集的名字

註二，『ROSTA』蘇聯內戰時代詩人瑪耶珂夫斯基工作的機關，即今『塔斯通訊社』的前身，瑪氏曾在這里一年之內畫了六十張畫，三千張標語，與了大量的詩。

五 四 頌

五四

是從暗啞的歷史裏

跳出來的

血紅的大字

五四

是從暗啞的世紀裏
爆發出來的
怒吼的聲音

五四

用中國人的憤怒
震落了
簽訂賣身契的筆

五四

在青年人的生命上
掛上了

拯救民族的勳章

讓我們大叫：

「五四！」

並且舉起拳頭

讓我們打住

重慶的趙家樓

燒啊，

燒起我們心中的狂暴

倒覆的

屈辱的

二十六個年頭

給五四的光榮

畫了一個

大大的問號

今天

讓我們給他一個

光榮的回答

從流血的手腕裏

接過民主的大纛

我們是

五四的血統啊

跳出戰壕

向反動的陣線

吹起衝鋒號

一九四五，五，一，

家 信

妹妹

你信裏的訴苦

我了解

感謝你的祝福

我也願

早日和你見面

聽你一連串地

把幾年的積鬱

都傾倒出來

那麼試試

在你我之間

拉一條線

看它穿過幾重山

幾道水

幾個戰場

幾條封鎖線

幾百萬個家都破碎了

倘若我真能

再和你們團聚

妹妹

那時我把十個生命

所能有的愛

全獻給你們

那時我也許會發瘋

也許會在你的腳下打滾

不要掛念我

我常是快樂的

當我扶着別人的老母親

餵着別人的小娃娃

用潔白的手巾

給炸彈坑旁逃出來的人

（也許他也有妹妹）

擦淨臉上的灰土

用寬闊的兩肩

挑着受傷的同伴的行李

這時我不但快樂

而且感覺到幸福

妹妹

你也該快樂

倘若你知道

我的病床旁邊

坐着別人的妹妹

我的衣袋裏面

裝着別人的哥哥

寄給我用的錢
我穿著的襯衫
是別人的母親
戴著老式的花鏡
給我一針一針地補過的

我是屬於好幾個家的了
他們常常提起你們
連你的像片
也曾掛在他們的房間裏
但是當他們一家人

已經把我看成心上的肉
而我又和他們離散了

我的眼淚
只像一條小溪
滾進那暴漲的江水
這眼淚的巨流
灌溉着悲哀的土地
悲哀的土地上滯留着血泊
也播散着幸福的種子

有一天

親人們重新團聚

我也回我的家

一九四四，五，二，

民 主 火

看

民主火

燒起來了

漸漸地

旺起來了

火簇擠着火簇

紅光抓着火光

讓我們

面向着

這越燒越旺的火

團燒着

這越燒越旺的火

讓我們

肩膀靠着肩膀

手腕扣住手腕

多少年

我們沒有

這樣快樂過

沒有這樣地

溫暖

沒有這樣地

親熱

隨

民主火

燒滾了

我們的血漿

我們這

給傷兵輸過血的

光榮的血管

像凱旋的軍隊在遊行着的

街道

那麼緊張

那麼熱鬧

脈搏的跳動

像無線電

迅速地

顫動着

串通了我們全體的

心臟

全體的心臟

像一個心臟

一致地

沉重地

說着沒有字

然而大家都懂的

語言

多少年

我們沒有

這樣靠近了

今天

提到友愛這兩個字

都是多餘的

民主火啊

我們用

五四的名義

把你燒起來了

而你

又把我們

溶化在一起

把我們

鍛鍊成鋼

戰錫的鋼啊

我們經過了多少次的風雨摧殘

然而

我們到底長大了

讓我們

向那些

夭亡的同胞

致哀吧

他們

死在監牢裏

死在災難裏

死在公開的殺害裏

死在祕密的受刑裏

死在被法西斯

蹂躪了的土地上

他們用血肉

給我們鋪平了

到光明之路

我們要勇敢地

堅決不屈地

走向前啊！

民主火

照亮了我們的臉

照亮了我們的眼睛

也照亮了

這二十六年

塗滿了血淚的日子

看我們額上發汗

看我們的眼睛發漲

我們的嘴張着

我們的肺發喘

是忘形的歡樂

還是致命的痛苦

是愛

還是仇恨

這樣緊緊地

這樣強有力地

把我們

箍在一起

裏面是火

外面是鋼

像一顆炸彈

炸翻法西斯的

堅固的堡壘

也炸出

自由幸福的噴泉

一九四五，五，二，

我們是民主火

看！

民主火

燒起來了！

漸漸地

旺起來了！

快

昆明廣播電台

軍用電台

各通訊社

排字工友

打字員

快

向全世界

報告

這兒

西南聯大！

民主火

燒起來了

而且

旺起來了，

民主火

我們用

五四的名義

把你燒起來了

因為我們是

五四的血統呀！

民主火

燒吧

火燄擠着火燄

紅光抓着紅光

跳動！

奔放！

衝鋒！

掃蕩！

這——

成千成萬的

火的刀尖

成千成萬的

火的旗子

成千成萬的

火的胳膊

成千成萬的

火的軍隊

讓我們

向黑暗狂笑

向醜惡狂笑

向卑鄙怯懦狂笑

向貪污無恥狂笑

向法西斯

狂笑

民主火！

燒吧！

我們是

最好的火種啊！

火啊

多少年

我們沒有這樣快活過

沒有這樣親愛過

火啊

接受我們

擁抱我們

我們交給你

我們的肉體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

意志

感情

我們的書本

我們的床鋪

以及我們的

西南聯大

燒啊！

你，火的刀尖

你，火的旗子

你，火的胳膊

還有你

還有你

還有你

燒啊

咱們都是

都是火

咱們是

火的軍隊啊

快

向全世界報告

舊金山會議的

四十六國代表們

明天在重慶開幕的六全大會的

各黨派的代表們，

全世界的人民

全世界的被壓迫的奴隸

全世界的殺人犯

還有你

殺千刀的希特勒！

這兒

民主火燒起來了

旺起來了

我們要民主啊！

我們是民主火

我們要民主

我們要

燒死希特勒！

爬過高山

跳過大河

燒啊

什麼也阻擋不住我們的

法西斯的

可憐的走狗們

我們要燒出你們的

懺悔的眼淚

冷血動物們

我們要燒熱你們的心

我們要燒斷

吊着老百姓

綁着壯丁的繩子

我們要燒乾

發國難財的奸商們

大肚子的脂肪

我們要燒燬

越堆越高的

中華民族的賣身契

燒啊！

我們是人類的希望

我們是世界的光明

我們是新中國的

民主火

大胆地燒啊

熱烈地燒啊

燒啊，燒啊，燒啊！

一九四五，五，三，

寫 標 語

衝破了檢查網

我們的隊伍

奔騰在市中心的街道上

用我們的粉筆

代替了被剷掉的鉛字

用我們的喉嚨

代替了被燒掉的紙張

寫啊！

拚命地

寫上我們的標語

寫在各式各樣的車輛上

小吉甫，大卡車

十四輪的大軍用車…

開走吧，遠遠地

開出昆明

開出國界

不要擦掉

把它當作

中國人民的護照

寫在各式各樣的商店的

門板上，柱子上，櫃台上

把它當作

光榮的廣告

寫在擁擠在街旁的

人羣的發光的臉上

寫在他們的興奮的眼上

激動的耳膜上

和他們的勇敢的心上

把它當作

革命的衝鋒號

在警察棚的警鐘上寫着：

「民主！自由！」

在國際無線電台的招牌上

寫着「廢除審查制度！」

在省黨部的門口

寫着「立即停止一黨專政！」

可惜我們沒有在

那獨裁者的面孔上

寫上！

「打倒獨裁者！」

我也是一個刮刮叫的宣傳員

當我走到一家小店的門前

小娃娃指着我說：

「不準你亂畫！」

媽說：「讓他們畫吧」

我說：「畫了好

畫了有飯吃

米糧太貴了」

媽笑了

旁邊的人也笑了

標語是：「組織聯合政府！」

一九四五，五，四，

昆明學生大遊行後

五 四 晚 會

沒有玻璃

沒有紙

是人，站在窗台上

肉貼肉地

把每一個大窗子

都關上了

把黑暗關在外面

把陰謀關在外面

我們開會

屋子裏

擠得像滿滿的一袋子米

和大學教授一起

工人們

中學生們

也對着擴音器講話了

擴音器

使人們的聲音變了質

這不是平常講話的聲音

這不是：

「你來了，你好麼？」

這是：

「我們要民主！

我們要行動！」

一九四五，五，五，

我 走

我尋找

思想的門

我期望

愛情的土

我歌唱

港上的陽光

風

比我的勇敢多

水

比我的希望遼闊

舵

比我聰明

痛苦啊

給你一個告別的吻

歷史啊

撕掉我的賣身契

我走

一脚踹開過去的岸

一九四五，一一，九，

圖 書 館

圖書館作了靈堂

靈堂也就是圖書館

收起「歷史家」的謊話

學者的空談——沒有人看

千萬人來閱讀

來抄寫

千萬人

在輓聯的陣營裏

行進

這是最真實的教育

這是最強烈的政治

這是最明顯的社會問題

這是最感人的藝術

這是最驚心動魄的現實

每一句話都立起
直挺挺地立起
每一個字都堅強
都抱着最大的決心
每一筆都有力
又粗又壯又威風
——這是人民的意志

人民的願望

人民的思想

千萬人

讀着

抄着

談論着

擁擠着

眼中有淚

心頭有火

腦子裏有了決定

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

大學打開了門

圖書館打開了門

讓千萬人進來

戴着老花鏡的

纏着藍頭巾的

抱着小娃娃的

.....

都進來

從來沒有進來過的

千千萬萬的人

都進來

都進來

認識一下自己的道路

這是爲反內戰而死的

烈士的棺材

這是斑斑點點的

爲爭民主而流的血

你，創子手

也進來呵

認識一下人民的憤怒

一九四五，一二，五，

（一二，一，慘案四烈士停靈於
國立西南聯大圖書館，昆明）

我們不是「詩人」

我們不是「詩人」

我們的「詩」

只是鐵匠的

「鄉頭」

木匠的

「鋸」

農人的

「鋤頭」

士兵的

「槍」

不要叫我們「詩人」

我們沒有那麼高的

「身份」

我們不向皇后

獻媚

因此我們也不要

「桂冠」

不許「詩人」這名詞

把我們從人羣中

圈出來

不要說

我們的感情

最豐富

不要說

我們的聲音

最響亮

我們的眼淚

沒有老太婆的多

我們沒有強盜

那麼大胆

我們還只要在學習着

去犯法

在這不是人民立法的

社會

「詩人」們啊

你們的靈魂都發酸了

你們玩弄着自己的思想

別人玩弄着你們的語言

閑着兩隻手

什麼也不做

——滾你們的蛋吧

我們

要求着

「工作」

熱愛着

「工作」

需要詩

我們才寫詩

需要生命

就交出

我們的生命。

一九四六，一，

給 葉 華

你早就要脫掉你的鞋，

去和大海暢談；

在屋簷下你揚手大叫

「海啊！」——

現在你走了，

我祝你健康

如果「朋友」是「私產」，

那我鄙棄它，

如鄙棄金錢；

如果「朋友」是「同志」，

那我敬愛他，

如敬愛理想。

你說過，你喜歡我，

我也喜歡你

如喜歡「坦白」，喜歡「直率」；
透明的友誼，
能穿過生死的界限
何況是山，何況是海？

路

路，飛快地伸展開去

路，筆直地舉起來衝破山的邊際

路，曲折又曲折，像一頭狡猾的狐狸

像一條瘋狂地扭折的蛇

路，狂笑般從山頂震蕩着跌落下來

路，畫着野蠻的，迂緩的，以及風流的曲線

了解路的人

在沒有路的地方也不停止。

一九四六，七，四，

離開昆明第一日，

舞

在原始的森林裏

烈火熊熊地燃燒起來了

成羣的赤裸的青年男女

狂熱地跳起集團的舞

一萬隻鼓

爆發出轟響

舞啊 舞啊

燒起臂膀的火焰

搖動乳房的鈴鐺

舞啊 舞啊

傾激的腳步

搗碎了地面

舞啊 舞啊

眉毛跳進眼球
眼球跳進口脣
肌肉跳進骨頭
骨頭跳進血液
舞啊 舞啊

我跳進他
他跳進你
捲起情感的旋風
舞啊 舞啊

一九四六，一一，二〇，

黃包車夫

黃包車夫，
你們每天在街上，
追趕，追趕，
追趕着什麼？

你們用兩條腿，
和馬車競爭，
和汽車競爭，
和飛機，火車，
和電，和原子能競爭，
你們爭到了什麼？

只有黃包車，
了解你，幫助你，
他拖著的並不是人
只是重量。

然而「人道」說：

「黃包車應該取締！」

我要向「人道」抗議。

一九四六，一一，二〇，

人民的巨手

人民的巨手

能把時間撥快幾千年

把監牢

娼妓

特務

和戰爭

交給歷史家

去考古

一九四七，一一，二六，

思 想

當我的思想像白雲

在藍色的天空翱翔

它瑰麗而多樣

不留一點痕跡

當我的兩腳踏牢地面
用勞動的手緊握着思想
我的思想像輕養吹管
在鋼板上噴射着火光

一九四六，一二，五，

一個少女的經歷

第一的摸她乳房的

是紗廠的工頭

她憤怒地扭一扭童年的身子

第二個

是他的情人

她愛

第三個

是日本人

她顫抖

她知道日本人的軍刀是可怕的

第四個是美國兵

她喊叫

因為她覺得

她是勝利了的中國人

她挨了重重的耳光

而且被拉到警察局裏

於是

第五個摸她乳房的

是中國警長

一九四七，一，一五，

我們的話

我們要說一種話

乾脆得

像撥關槍在打靶

一個字一個字

就是那一顆顆

火紅的電光彈

瞞得好準

一九四七，二，一，

自 殺

1

一個透明的玻璃杯

剩下一點

藍綠色的溶液

夜

鎖著的門

電話

汽車

醫院

報紙上的新聞

朋友們的慰問

救濟

於是

又是生活

2

拾起蒼白的臉

到處碰到

突然向他睜大的眼睛

啊又被捉住了

這個生活的逃犯

爲什麼

逼死那些想活的

又把想死的人救活
他不能够明白
他的脚步更遲疑
他更低更低地低下頭去
於是

水

泡沫

打撈起來的尸體

一九四七，二，四

貴州速寫

山壓着山

山擠着山

密重重地

叫大地透不出一口氣

那兒石頭上，
有淺淺的一層土，
就是活命的黃金啊

一個小孩
從山脚
一層層爬上山頂
提着一隻小水壺

| 九四七，二，四，

他 們

在靈魂上他們愛理想

正義

愛全人類

在肉體上他們愛牛油

奶粉

175

愛鋼絲床

從內到外

都過得很服舒很舒服

一九四七，二，一八，

無 題

對於這個時代

我

是一個「人證」

我的詩

是「物證」

在

爲生存而奮鬥的人們的面前

我

火一樣地

公開了自己

一九四七，二，一八，

不怕死，怕討論

我們不怕死

可是我們怕討論

我們的情緒非常熱烈

誰要是叫我們冷靜地想一想

我們就斷他通它

我們就大聲地喊

滾你媽的蛋

無恥的陰謀家

難道你們不知道

我們只有情緒

我們全靠情緒

決不能用「理智」

壓低我們的情緒

可是朋友們
我們不能這樣
我們不怕死
我們也不應該怕討論
要民主——我們就得要討論
要戰鬥——我們就得要討論
我們不怕死
我們也不怕討論。

一九四七，四，

清華園風景

蜜蜂

把嘴浸在花心

我把肺

浸在這綠色的清華園

操場上

球像燕子一樣飛

走進圖書館

像羊羣走進大草原

到夜裏

我們的宿舍

是一排停在港口的

燈光燦爛的海船

一九四七，四，三，

愛

像乾燥的海棉遇見了水

她遇見了我

我濕淋淋的感情

浸透了她的全身

流過她柔軟的長髮

滴在她的雙肩

潤澤了她的長眉

泛溢在她的兩眼

洗過她的兩頰

潑起她一臉的雲霞

呵，她那落日般的紅唇

把我引進了甜熱熱的黃昏

黃昏是一張溫軟的被

用黑綢的裹子裹着我們睡
我胸頭的愛情在夢海裏浮沉
直到她朝陽般的臉把我燙醒

一九四七，四，

聽

聽鳥在樹上

聽蛙在池塘

聽黃昏的腳步

聽你的胸膛

一九四七，四，

悼六一慘案三烈士

六一慘案三烈士

在你們打洗臉水的時候

在你們從病床上

受驚跳起的時候

在你們走過過道的時候

你們就被當作槍靶了

他們說，他們殺錯了

因為你們沒有罷課沒有遊行

黑名單上也沒有你們三個

請問他們那一次沒有殺錯

黑名單又怎麼樣

難道他們會把自己的名字

寫上黑名單麼？

團結起來

同學們

把我們全體同學的名單

交給他們

加上我們的工友，我們的教授

加上每一個工人

每一個市民

每一個老百姓

告訴他們

我們都是策動者

我們都是負責人

因為我們的肚子不能吃石頭

不能吃觀音土

我們的肚子要吃飯

一九四七，六，一六

獻給師長們

你們是檻穽的聖者

顛連在真理的道上

你們愛知識

甚於自己的皮肉

爲了下一代

也爲了美好的將來

我們燃燒着飢餓的眼睛

把虔誠的手交給你們牽引

願這熱烈如火的掌握

鐸接了共同的信心：

教強暴低頭

受難者得到光明。

一九四七，一二，一九，

蕭大媽

蕭大媽，我記得你

穿着破棉襖的蕭大媽

纏着兩隻小腳的蕭大媽

梳着花白頭髮的蕭大媽

唇着老嘴的眯着老眼的蕭大媽

我們記得你

那天，在四烈士靈堂的入口處

我們圍繞着你

攙着你坐在一張藤椅裏

笑着問你：

「蕭大媽

你怎麼曉得的？」

你舉起綻開了棉絮的袖口

指指耳朵

又指指眼睛

扯起喉嚨大聲喊滑

說：

「我不舉

也不瞎」

你說一號那天

你流着眼淚求校門口的警察

放你進來看看受傷的學生

你說，你親眼看見他們挨打的呀

你說，「這一萬多塊錢

這一對臘燭

這一付輓聯

是我們街坊三百五百湊起來的」

你說，「我們都是出力的

不識字

請先生替我們寫一寫」

一羣穿着破爛衣服的伙伴們

扶着你走了

在四烈士的靈堂的

成千成萬的輓聯裏

高高地掛起了一幅

沒有字的輓聯。

一九四八，二，三，追記

蕭大媽住昆明青雲路

詩 郎 誦

字是一隻隻的船

句是一列列的船

我們的口

是閘

船等着水

水

是我們的情感

當我們打開閘門

奔騰的水流

把字句

沖進羣衆的海洋。

一九四八，二，三，

火 葬

我們含著淚圍繞在火葬場

焚尸爐悲哀地冒着白烟

死者啊

我們呼吸着你們的血肉了

火燄消熔了你過身的彈痕

把仇恨的標幟

移交給我們的記憶

呵，鋼鐵般的記憶

銅像般的記憶

刻劃着你戰鬥着的一生

讓我們抱走你的骨灰

這骨灰——是革命的火種啊

一四九八，二，三，

憶 安 南

滇越鐵路

像一條毒蛇

張着血口

在雲南府

滇越鐵路

像一條鐵鍊

打在奴隸的肩上

又打在奴隸的朋友的後腰

當我在雲南府

滇越車站的周圍

看見穿着細長袖白長褲的

露出黑牙齒笑着的安南女人

我想起她們的家鄉

那吹着熱風的安南

吹着熱風的安南啊
你遍地長着茂盛的植物
你像一位豐滿的少婦
流着過剩的乳汁
而你的兒女們
卻窮得去偷盜

滇越鐵路
連接着兩個奴隸的民族
當一個將要翻身的時候
另一個會怎樣呢？

民廿八年寫 民卅七年1949.2.6追憶

新 詩 社

新詩社

成立四週年了

從昆明

萬里長征到北平

它的導師是聞一多先生

一直到現在還是

從三十三年四月九日起

新詩社舉起一隻大旗

上面寫着三個大字：

「聞一多！」

聞一多先生說：

「我們是一把火」

聞一多的名字

是這把火的舌尖

它在什麼地方說話

火就在什麼地方發光

聞一多先生說：

「新詩社不只是屬於西南聯大的

也不只是屬於昆明的」

現在，歷史在證實着這些話

北大新詩社

南開新詩社

清華新詩社

中法新詩社

師院新詩社

北洋新詩社

朝陽新詩社

燕大新詩社

——還有許多許多的新詩社

都起來了

這把火已燒遍了華北

可是在昆明的老家

仍然沒有熄滅

它將永遠的照耀着

聞一多先生的衣冠塚

聞一多一生說：

「我和新詩社是血肉不可分的」

新詩社是聞一多的紀念碑

新詩社是聞一多的銅像

在每一個集會，每一個廣場上

怒吼着聞一多的聲音：

『五四血統的青年站過來！』

新詩社，繼承着聞一多的決心

信仰着

聞一多所信仰的真理

聞一多爲了什麼而獻出自己

新詩社也爲了什麼而獻出自己

聞一多爲了什麼而永遠存在

新詩社也將爲什麼而永遠存在

一九四八，四，九，

給 讀 者

我不是詩人，生活也很平凡。只因為喜愛詩，而常寫詩。這些詩，有的是日記、雜感，有的是信，有的是演說。

開始，我模倣徐志摩，郭沫若，然後是李金髮，然後是臧克家，然後是蒲風，……。到桂林，艾青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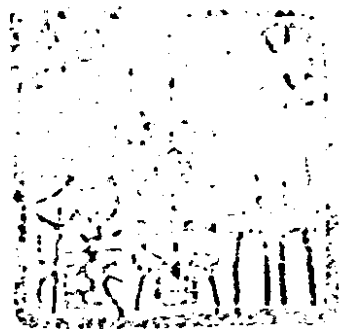
生糾正過我的方向。在昆明，幾乎每一首詩，都經過聞一多先生的指點。來北平，上朱自清先生的課，朱先生在我的詩上給分數。

我信任朱自清先生的鑑別力，把沒有散失的習作交給朱先生編選。我高興有機會通過詩，表現了一些真人物真場面，同時，也希望這些詩，能留下一些青年人的聲音。

如果我這本詩能夠存在，我祝福它能為蕭大媽，羅斯福，以及西南聯大而存在。

何達

一九四八，四，二九，
清華園。



中 興 詩 叢

6

(創作)

我 們 開 會

著 者 何 達

發行者 韋 丘 琛

發行所 中 興 出 版 社

上海(11)北京路
713弄520號二樓

~~~~~  
有版權・禁翻印  
~~~~~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溼初版

[寒017]



中興詩叢

~~~~~  
定價\$9.00  
~~~~~

9 = 50